

---

# 建设长江经济带及重庆应对策略

魏后凯

当前国家正在规划建设的长江经济带，以长江“黄金水道”为骨架和纽带，从东到西横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 11 个省市，其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 41.2%，承载人口约 5.8 亿人。从国家层面看，加快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是一项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国家战略。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到追求更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新阶段。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变以及沿海地区增速的趋缓，单靠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城市群支撑经济增长的局面已经远远不够，急需培育一批新的国家级增长极。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关键是要在中西部、东北地区创造一批新的国家级增长级，并建设一批新的国家级重点开发轴线和增长带，推动形成多中心网络开发的新格局。假如这种新格局能够形成的话，未来中国经济在 15~20 年保持一个中高速增长态势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 一、建设长江经济带与上中下游的协调发展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国家就提出加快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开发开放。经过 30 多年的开发建设，目前沿海地区从南到北分布了北部湾、珠三角、海西、长三角、山东半岛、京津冀、辽中南等城市群，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带，也是中国最大的人口、产业和城镇密集带。相比之下，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开放却相对滞后。虽然沿江地区也被列为国家重点开发的主轴线，但开发开放的重点放在长江下游地区，主要是长三角地区。

1992 年国家设立浦东新区，是希望通过浦东开发开放带动上海、长三角继而整个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上游地区的发展。现在看来，这一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或者说只实现了一半。浦东的开发带动了上海和长三角的发展，但它对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带动作用较为有限，原因就在于空间距离比较远。事实上，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的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所以，要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就必须改变上中下游发展不协调的局面，把重点放在中上游地区，实行上中下游联动，通过联动或者协同发展，来实现上中下游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中上游地区被“边缘化”。

## 二、建设长江经济带与城市群布局

长江经济带在未来中国“协调东中西统筹南北方”大战略中处于枢纽地位。2012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只有全国各地区平均水平的 95%，城镇化率只有 51.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0.8 个百分点。偏低的发展水平，也预示着其发展潜力所在。从各种要素的组合看，长江经济带有条件建设成为继沿海之后又一条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新增长带。要实现这一新增长带的目标，关键是以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个城市群为核心，以上海、重庆、武汉为极核，推动上中下游三个“板块”互动。

目前，长三角已经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下一步重点是将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培育成为国家级的增长级。在这三个国家级增长极中，上海是下游的极核，重庆应作为上游的极核，武汉则有可能成为中游的极核。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所承担的功能还是综合实力，武汉还难以承担这种“龙头”作用，并得到周边省份和城市的认可。从区位和发展条件看，武汉是完全可以成为这种极核的。

---

作为三大国家级增长极的极核，无论是上海、重庆还是武汉，都应该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现在上海、重庆已经明确为国家中心城市，而武汉还没有得到国家认可。现有的 5 个国家中心城市包括 4 个直辖市和广州，主要位居沿海和西南，中部、西北和东北地区均没有设立，在国家中心城市布局中，可以考虑把武汉明确为国家中心城市，使之成为国家级增长级的极核，以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设。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未来城市群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比重将超过 60%，这表明城市群不仅是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而且是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主要载体。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这些城市群也属于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必须把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等城市群，培育发展成为国家级的增长级。其中，长三角在 2020 年前、长江中游在 2030 年前，均有条件培育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目前为国家级的城市群，未来的走势取决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态势。

### 三、建设长江经济带的重庆应对策略

在长江经济带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重庆的重要战略支撑和西部中心枢纽的作用，促进城市加快转型升级和绿色跨越。目前，虽然重庆的城区人口超过了千万（包括暂住人口），实现 GDP 超过万亿元，但重庆的发展水平偏低，与国家中心城市不相称。因此，当前重庆面临的主要任务，不仅要做大做强、实现跨越赶超，不断缩小与沿海地区的差距；而且要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实现绿色崛起和绿色繁荣。

在实施这种转赶结合的战略中，重庆需要明确自身的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极核的作用，依靠转型升级来实现跨越赶超，使重庆真正成为内陆开放高地、西部开发开放的重要战略支撑和长江上游经济带的西部中心枢纽。这一战略定位是国家赋予重庆的重要历史使命。加快转型升级，实现绿色跨越，应从如下方面着手：

第一，处理好重庆与成都的分工，加强两个城市之间的合作，构建一种新型的竞争合作关系，也即竞合关系。成渝地区与京津冀地区一样，也是一种双核结构。如何处理好双核的关系，是推进成渝城市群建设和一体化的关键所在。

长期以来，成渝之间竞争多于合作，城市间联系和合作还不够紧密。如何重构这种双核关系，打造一种和谐的新型的“双城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为此，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从国家层面进行规划引导，还要构建一个各方广泛参与、有利于协同发展的新型长效机制。

第二，以中心城区高端化、服务化为切入点，整合周边地区资源，推动产业链重组，构筑一体化的产业链。重庆作为一个国家中心城市和西部中心枢纽，必须强化为全国和西部服务的中心功能，中心城区应向高端化、服务化方向发展。要通过资源的整合和产业链的重组，构筑面向整个成渝地区的一体化的产业链，由此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

同时，在高端产业发展方面，要加强与成都和周边城市的分工合作，重庆中心城区着重发展总部经济、高端商贸、商务和技术服务，在郊区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而将其他价值链环节转移到远郊和周边地区，通过构筑一体化的产业链来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促进产业的集群化和链式发展。

第三，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内陆开放模式，把重庆建设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的战略高地、中心枢纽和先行示范区。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建立符合内陆开放型经济要求的现代新型产业体系。目前，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和发展产业方面，面临着物流成本过高、税收负担过重、产业不配套三大制约因素。

为此，要着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降低物流成本。一方面要打通长江和东向通道，依靠长江“黄金水道”和重庆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不断降低物流成本；另一方面，打通西向国际通道，依靠渝新欧、西南出海通道和陆路国际通道，加强与东南亚、南亚、中亚和欧洲的联系。二是减轻税负，优化环境。

---

总体上看，整个西部地区的工业平均税负是全国最高的，远远高于东部地区。要认真落实西部大开发政策，不断优化环境尤其是软环境，实行“放水养鱼”，以减轻企业税负。三是实行产业链招商引资，破解产业不配套的难题。西部地区发展资源型产业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要发展加工制造业，如果没有产业配套，潜在优势就难以变成现实优势。为此，必须通过产业链招商引资，成批引进上中下游的配套企业，以破解目前存在的产业不配套难题。